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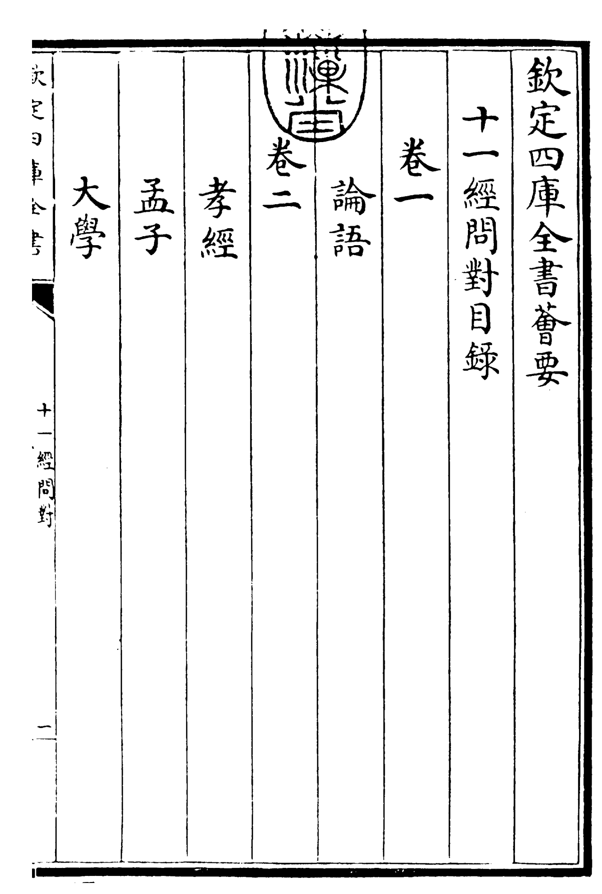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十一經問對卷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十一經問對目録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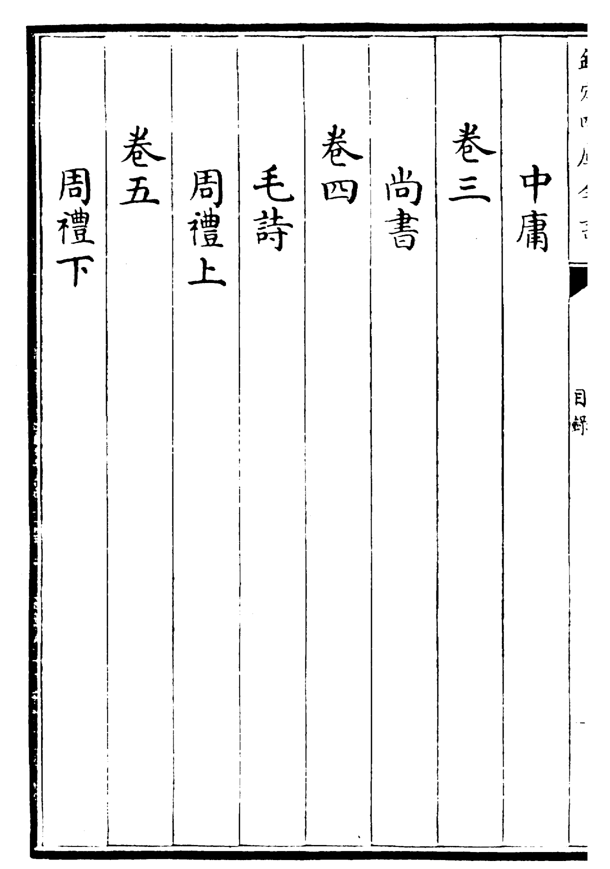
論語

卷二

孝經

孟子

大學



儀禮

春秋

禮記

臣等謹按十一經問對五卷何異孫撰異孫不詳何代人明楊士奇嘗稱之意其人在元明間也諸卷皆設為論難以相答問其編次以論語孝經為首次以孟子又次以大學中庸書詩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而不及周

易其鮮雖與朱程蔡陳諸家或有異同而大學分經傳綱領條目則以朱子為準固亦傳新安之學者也黄俞邰以為科塲發問對策之書今閱之良是然宋人程試之書如春秋透天關等大抵淺鄙不足道此書於經義時有發明非他本揣摩剽竊可比録而存之以資考證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二百五十七 經部

十一經問對卷一　　何異孫　撰

論語

問論語者何　對曰此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之問者有弟子自相荅問者又有時人相與言者有臣對君之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

問論語一也魯論齊論古論如何　對曰今之論語二十篇者魯論也魯諸儒傳之故曰魯論如齊論篇章又外有問王知道琅邪膠東諸儒傳之故曰齊論所謂古論乃壁中所得者皆科斗文字故曰古論

問古論出於何時　對曰漢景帝子餘封於魯曰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孔氏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案何晏序云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問論語出於漢景帝世而文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者何　對曰古文論語出於漢景世如齊論魯論恐是漢興之初齊魯諸生多孔門弟子門人已先得於傳授者在文帝朝為博士也

問此書既是諸子記錄成編名之曰論語者誰　對曰孔門唯曾參最少小孔子四十六歲是書記曾子死則其去孔子也遠矣曾子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竊意論語一書曾子弟子為之而就名之也

問何以見得是曾子弟子爲而就名之　對曰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稱或以名稱獨曾子稱曾子有子稱有子此皆其門人稱之也唐柳宗元辨正以爲必子春子思爲之

問凡稱子曰者何　對曰子曰者弟子記孔子之言語也有子曰曾子曰此又其門人記其師之言語也

問孔子在時弟子門人已記録之否　對曰孔子没門人以平日所記輯而録之如今之語録此書雖成於

曾氏之門人其門人亦必採於諸子之門弟子以成其篇帙

問論語二十篇以學而居首者何　對曰此篇乃學者入道之門進德之基孝弟者本立而道生而忠信所以進德也故一篇十六章言孝弟忠信者九多曾子有子門人所記

問首章之義學而後說乎抑說而後學習乎朋來而後樂乎抑樂朋之來乎不慍而為君子乎抑君子而能

不慍乎　對曰人必說於學而後習之不厭人必喜
朋友則朋友之來其樂可知君子之人樂天知命遯
世無悶人不已知何慍之有
問先儒之說如何　對曰先儒之說是就聖人旨意順
解將去皆謂學習則悅朋來則樂不慍則知為君子
其說明白無疑
問其說旣是明白何必立說求異於先儒　對曰聖人
言近旨遠一章三節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

乎反復玩味三不亦乎字有以得先儒言外之意非求異也

問旣不求異何不止用先儒之說　對曰意有未盡不害乎相與發明且如學習而說可也不習則不說乎朋來而樂可也不來則不樂乎不慍而為君子可也慍則非君子乎意有未盡講明可也

問此章三不亦字莫不是疑而未定之辭故有兩說三不亦是聖人善誘之美意非疑辭　對曰乎字雖是

疑辭然加以不亦二字則非疑辭矣

問何以明之　對曰以堯曰篇子張問政夫子雖答以尊五美屏四惡而不亦乎之辭義亦有三玩味紬繹若異而同錄論語而成書者寘之首篇之始終篇之終似有待於後者相與講明也

問試言終篇之義如何　對曰夫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也夫子乃舉其事實之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以此三不亦乎字推之恐非疑辭

問爲政篇北辰俗儒惑於道家以爲北斗者何　對曰北斗七星其杓隨月建而指北辰者太一也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爲三公後四星爲妃后餘三星後宮之屬環衛之以十二星者爲

藩臣咨曰紫宮所謂北辰也案西漢天文志及朱文公感興詩可攷

問為政如北辰者何　對曰太一有常居而不動受衆星朝拱政者正也以德為政則政出於心心者人之北辰不動而應物民心無常歸于有德以德為政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問子夏問孝孟武伯問孝集註各立兩說者何　對曰色難之訓承順父母顔色一難也人子之事父母能

愉婉其顔色二難也兩說皆通孟武伯問孝之訓似

有三說却欠折衷

問三說者何　對曰一說謂父母惟恐子之有疾病為

憂一說謂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

獨以其疾病為憂二說雖巧皆未為盡

問第三說如何　對曰此章畢竟是問孝人不幸而有

疾如何便是不孝如子疾病伯牛有疾曾子有疾皆

人所不能無者不若程子只就父母分上平說去程

子以爲此人多憂夫子因其問孝勉其多憂無益惟父母之疾爲可憂耳此說其字政說父母深得聖人之意

問八佾篇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此碩人第三章之句也集註何以謂之逸詩　對曰此問是未删詩以前之詩也故曰逸詩今案衛風碩人第三章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此詩已經夫子删筆矣

問里仁篇仁者之人可以無過子曰觀過知仁者何

對曰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緊切在一黨字仁者當理而無私心安得有過或為親戚朋友之黨無故而累其仁是謂過矣房元齡非不仁而累於子孔融兄弟亦仁者而累於友董仲舒所言仁義而累於學生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問里仁篇曾子出門人問曰正是誰之門人　對曰此曾子之門人也曾子入見於夫子其門人必隨曾子

入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其門人未曉而於夫子之前又不敢問曾子及出門然後問曰何謂也曾子乃以忠恕語之此曾子門人也

問公冶長曾繫縲絏南容免於刑戮故孔子以女妻長以兄之子妻南容莫是薄己厚兄如何　對曰一女一姪嫁之先後已不可知二者皆賢弟子也不應於此分厚薄未可以私心量度聖人

問孔子之兄為誰　對曰家語不載恐是庶兄孟皮孟

皮者孔子前母施氏之娣所生

問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而生孔子又有前母者何

對曰案孔子世家索隱注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娣生一子曰孟皮有足疾遂求娶於顏氏顏有三女欲以長女妻紇長與次不從其季徵在嫁之如此則施氏實孔子前母也

問孔子既有前後母兄弟還有幾人　對曰傳記他無可攷止是施娣所生孟皮當為孔子庶兄無疑

問以兄之子妻南容莫是庶兄之子子即女也　對曰未敢的決以為孟皮之子但孔子之兄他無攷見而孔子止一庶兄他無可見之兄則南容之妻當是庶兄之子矣

問然此有兄無弟乎　對曰不特有兄無弟而亦有姊無妹

問其姊幾人　對曰前此施氏所生九女皆孔子之姊也妹則未聞

問孔子愛兄則為之擇壻而敬姊之道則未聞　對曰禮記載孔子一日尚右門人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死且喪之其生之盡禮也可知矣

問孔子出於顔氏而世家以為野合而生者何　對曰案世家叔梁紇娶顔氏時年已六十有餘矣而顔氏季女必方少艾若依周禮嫁娶之年謂老少不等簡其婚聘之文而娶之史記不善措辭而曰野合

問夾谷之會孔子亦嘗曰野合來　對曰嘉樂不野合此孔子止齊侯之享而語諸梁丘據者委眖於草莽之謂也史記正義解此野合謂年齒之不相當叔梁紇已老而顏徵在尚少也

問顏氏止生一孔子乎　對曰案世家注孔子生三歲而孤是時叔梁紇已死矣

問孔子娶誰氏　對曰家語曰娶亓官氏世家注曰上官氏今闕里之宮止曰官氏

問孔鯉當是官氏所生　對曰必出官氏生時魯昭公
惠鯉魚遂名之曰鯉

問鯉生時孔子之年幾何　對曰案史記注孔子年十
九而生鯉

問鯉也死其壽幾何　對曰案史記注鯉年五十而亡
五字恐誤

問所言皆案史記五字之誤者何　對曰顔淵死顔路
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

也死有棺而無椁如此則孔鯉先顔回而死久矣若謂鯉五十而亡則孔子之壽七十三而鯉死年孔子已六十九無是理也

問孔子其先曰宋人又曰陬人者何　對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别為公族姓孔氏而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孔氏自此為魯

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問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又曰闕里者何　對曰孔安國曰陬叔梁紇所治邑也陬是邑昌平是鄉孔子生於陬邑昌平鄉之闕里也

問顔氏禱於尼山而生孔子而曰闕里者何　對曰闕里有尼丘山山在兖州鄒城闕里又案孔子生於陬邑長從於曲阜仍號闕里

問孔子生於何時　對曰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

月庚子日庚戌年　戊子月　庚子日　甲申時

載在素王世紀

問孔子卒於何年　對曰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

問文宣王之謚起於唐開元者何　對曰貞觀二年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詔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圖七十二賢及二十二人於廟壁二十二年

初謚夫子為文宣王春秋二仲上丁釋奠

問孔氏一脉到安國凡幾代孫　對曰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慎慎生鮒鮒生襄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安國安國生卬卬生驩驩至是已十五代矣

問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所記　對曰子貢方人恐是其門弟子記此一篇然他無可驗若其門人所記竊意不必稱子貢恐是子貢所記而門

人得之

問雍也可使南面其義如何　對曰仲弓是德行中人其才必能以簡臨下以寛御衆可以居聽治之位非孔子言豈不礙理

問孔子言礙理者何　對曰只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自是渾涵一門弟子欲使之南面聽治如王侯終是此言有礙

問然則非夫子之言乎　對曰其言必有所為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尚以為夫子之言仲弓雖寬洪簡重如何可使南面夫子言之必有所為

問後來孟子亦曰伊尹孔子皆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彼不礙理而此曰礙理者何　對曰孟子之許伊孔所謂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獨行其道若孔子之許仲弓其言必有所為亞聖若顔子惟許之以四代禮樂此王佐之事仲弓非顔子比而許之以君王乎

問然此則孔子必有為而言者云何　對曰愚見當時

國君多非寛洪簡重者聖人之意以謂為君而朝羣臣得如雍也氣象可也

問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者何　對曰只如小子讀書有記得隔日者有記得旬日者有記得經年者仁是心之德萬善之總名顔子得一善則服膺弗失雖時異事殊而其心不變如諸子所守今日不保明日前月不保後月也人品學力不可强同

問澹臺滅明是何地人　對曰子游為武城宰而得此

人必生武城地𠕋武城魯之下邑當是魯人

問旣是魯人如何洪州有澹臺滅明墓　對曰此難引

證恐是客於洪而死也如杜甫襄州人而墳在耒江

李白隴西人而墓在采石

問鞌之戰晉敗齊范文子後入孔子無取焉郊之戰齊

敗魯孟之反殿孔子稱之者何　對曰晉敗齊於鞌

在成公世係晉事齊敗魯于郊在哀公時係魯事旣

與同時事且屬魯故舉目前人所共知者稱其人之

不伐也

問觚不觚之義是云何　對曰作觚稜之器而不觚稜何以名器為廉隅之士而不廉隅何以謂士器要合制度士貴重名檢

問述而子之燕居何不記於鄉黨　對曰恐與子罕篇子見齊衰者一章皆合記於鄉黨當為脫簡

問束脩以上者何　對曰案禮記十脡為束脩脯也古者士相見必執贄為禮一束之脯至薄也而來意

甚厚夫子感其來意未嘗不有以教也以上者古從上聲先儒集註似訓以來字

問上訓以來於義如何　對曰上者等而上之之謂來字可訓進字亦可訓自行贄見之禮以進者未嘗無誨焉但慮不來學耳在禮無往教之道也

問此章以上字與上篇中人以上字義如何　對曰皆可訓以等而上之之義中品性資可進故語之以上達可也若性資在中之下則語中尚未可如何可以

語上

問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莫是束脩一章連文　對曰此章上有子曰字當是衍文以意推之當合一章

問一隅三隅者何　對曰如說天時之春便通夫夏秋冬之氣如說人心之仁便識得仁義禮智之端東西南北左右前後皆四隅也舉一隅以示教而受教者不能推三以証其一則聖人於此謂其無憤悱之心縱復告之彼終不通矣俗論所謂不能觸類而長

問孔門之學必先行而後文先道而後藝如何　對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成周大比之歲興賢能亦曰德行道藝道藝者心得躬行之實文藝者窮理應務之用故有先後

問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何獨稱求也藝　對曰冉求之學未必於六藝皆通聖人特取其所長而稱之耳故曰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不因其所長而味聖人之言則顏閔止有德行宰我子貢只會言

語六藝之學全材實難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文與世家不同者何

對曰史記三月上有音字下有學之二字一説三月是音字此義為長學之二字可無也夫樂則韶舞夫子嘗以荅顔淵為邦之問道之行也不過舉而措之齊何地也春秋何時也而聞韶音感古傷今宜飲食而不知味也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史記作假我數年五十學易

先儒以為五十字誤欲從史記九十以學易如何

對曰案世家是時孔子年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

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九十字與五十字相同而誤

分先儒辯之久矣

問三人行必有我師其善者師之而其不善者亦師之

乎　對曰此章本文自是分曉善者從而不善者改

則善者必我之師也其不善者我當以之為鑒戒而

改吾之過蓋必有我師正粘下面從字玩味得之

問然則三人之中我常居善之位安知二人者又於我而觀善不善乎　對曰已有善則人亦以我可法而從我已有不善則人亦以我為戒而改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言外之意

問子釣而不綱邵子以綱為釣絲之機朱子以綱為絶流之網者何　對曰朱子之説仁恕之道也邵子之説機智之辨也然網必有綱不必絶流攔江之網獨有是也邵子漁樵問對嘗舉此一章説綱字却有理

凡釣者欲知魚之吞餌非機智不可大則用筒小則用芒或蒜榦隨水淺深繫於絲之中胥以驗魚之吞否釣而不綱是不用機智耳緣下句是弋不射宿有機智之心故云　問綱字不是網字乎　對曰朱子之說正是作網字解知當來不是網字乎

問論語二十篇稱君子者幾　對曰四十有二泛言者自說樂不愠而下一十有六取人者自子賤而下有三責人者自冉子請粟而下有九荅問者自子貢而

下有六與小人對稱者自周比而下有八

問孔子自稱君子者幾　對曰無之君子之道四且曰丘未能一焉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聖人之所以喜稱而樂道也

問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如何不是自稱　對曰欲居之居屬夫子居之之居屬君子恐非自稱

問君子為誰　對曰君子之人也以君子之人居九夷

自有德禮化之不安其陋雖陋可變

問古之君子處夷方而能變其俗者誰　對曰不必他求只說此章九夷集註可證集註曰九夷者東夷也夫子欲居之者此乘桴浮海之意何陋之有句下注云君子所居則化見得君子處夷方必能變其俗

問自古固有之且說處東夷者君子為誰　對曰東夷者周朝鮮之地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以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為貴衣冠禮樂與

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一句恐指箕子言之非孔子自稱為君子也

問孔子欲居之者為此乎　對曰佛肸召子欲往何嘗往也欲者將然未然之辭居者捨此往彼之意乘桴浮海志可悲哉

問以君子指箕子與經旨寧不穿鑿　對曰班固范曄史遷曾說來每憾論語一書朱子平生精力盡在是書既有集註又有或問黄勉齋又增集義通釋趙氏

復出纂疏皆不欲引證此上來慮傷於巧且只就東夷說箕子何謂穿鑿

問解論語者曾有舉一人證一事者否　對曰有且如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集註以吾友指顏子今以君子指箕子不亦可乎

問集註曰東方之夷有九種可得聞歟　對曰案後漢書東夷傳曰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凡九

問所謂漢書畧曽說來者何　對曰范曄之序論曰昔箕子逢衰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盜淫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寛畧之法故東夷以柔謹爲風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范曄之論如此

問鄉黨一篇記者恐非一手　對曰記者雖不止一手

今分十七節亦有次序有散見於他篇者有重出者有脫簡者熟讀方見

問散見於他篇者何　對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一章見於述而

問有重出者何　對曰子入太廟每事問一章已見於八佾

問脫簡者何　對曰散見者亦為脫簡闕文者亦為脫簡

問闕文者何　對曰上下文意不接不可强解謂之闕文或者脫簡在他篇又無可攷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之類是也

問先進一篇多評弟子賢否記者為誰　對曰篇內稱閔子侍側恐是閔子門人所記

問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夫子使之各言其志而子路先言者何　對曰子路於三子年最長年長者先言　問年長者先言夫子哂之者何　對曰非哂

其年長敢率爾而對也其言不讓故哂之

問求也赤也所對雖謙夫子皆無許予而獨與點者何

對曰三子皆規規於事為之末點獨脫灑於理趣之間夫子所以歎息而深許之

問周以建子為正暮春者今之正月尚寒而浴者何

對曰王稼村先生講義以為四子言志之日實魯哀公十四年夏五月也夏五月即今之三月也蓋自古三月上巳祓除不祥故點也托言春服既成浴乎沂

而盟濯也非澡浴之浴

問何以攷其為哀公十四年夏五月實為今之三月乎　對曰稼村十四年之攷必有所據然十五年子路死於衛如此則十四年子路猶在孔門不知同三子言志在當年何月而言志之後即仕於衛不可攷也

問稼村謂四子言志之時在夏五月然乎　對曰不曰周之夏五月則無以見是暮春此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必攷究精詳方敢以此教人

問顏淵篇三子問仁莫是同時之問而記者先後之如何　對曰顏淵仲弓是同時問故皆有不敏之對如司馬牛問仁與問君子恐又是一門人記之觀其序牛之兩問及憂無兄弟之章意必子夏門人記錄

問何以知得是子夏門人　對曰當時子夏嘗解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以此見得恐是子夏門人所記

問子夏之言子夏能行之乎　對曰子夏以朋友之義



設為恭敬之言聊以寛牛之憂耳言之非艱行之惟艱

問然則子夏之言無足取乎　對曰非也子夏哭子而喪明胡不以寛牛之意而自寛也哉謂申公巫臣其自謀則過矣其為人謀也則忠子夏之學每先其小者而濶略於大者謂此

問如何是克己復禮為仁　對曰克己者有我之私皆當克去復禮者己私克去天理復還為仁者萬善皆

備於我此時方見得心具衆理而應萬事也

問如何便會天下歸仁　對曰已能盡孝願孝者歸之

已能盡忠願忠者歸之千萬人同此一心千萬人心

同此一理未克之時隔比鄰而分爾汝亦既克之則

天地萬物莫非吾事

問四非四勿如何　對曰此是懲忿窒慾工夫道未至

於聖人不無待於禁止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又添一修慝為問者何　對

曰崇德修慝辨惑當時畢竟有此等常談蓋德如何是崇惑如何辨明樊遲添一修慝為問故夫子喜其治已而以善哉問稱之

問子路篇樊遲學稼圃其意謂道之不行不若田園之為樂何孔子責之之深　對曰此遲務外規利棄大就小之見謂學稼則必有禾學圃則必有蔬未若正誼而利不敢謀明道而功不敢計夫子既荅以吾不如且俟其出而責之以小人也

問責遲以小人則不得為君子乎　對曰此小人只是小小器量蓋小人每作一事必先計利無利於己必不為也譬今之勸人讀書謂讀書可以做官書讀矣而官不可得於是讀書者少此解餒在其中之意却不是以小人對君子說

問微生乞醯之直與此篇葉公攘羊之直如何　對曰乞醯其情雖直而其事則流於曲攘羊其事雖直而其情則流於曲謝上蔡曰順理為直二事雖皆可言

直惟於理則不順也

問憲問一篇胡氏以為原憲所記者何此問未是詳見後　對曰首章稱憲問恥若憲門人所記則必不稱憲矣然經書子書篇名只就起頭摘兩字名之亦無大義理諸子非是記錄因憲問恥一章居首就以名篇論語分為二十篇出於漢儒之繆誤

問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皆曰恥也者何　對曰先儒曰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不計時之治亂

而但知食祿皆可為恥似作兩恥字說

問先儒之說然乎　對曰先儒訓解後學何敢輕議

問聖人言近旨遠但要說得通理不害為互相發明

對曰聖人之言本自明白當來夫子曰何不曰邦有

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今文只有下面恥也字則

有道而求祿何恥之有若曰皆可為恥須添字脚

問然則邦有道求祿可也邦無道則當知恥而勿求

對曰邦有道則朝廷清明賢能進用仕而食祿可

也大畜卦辭曰不家食吉無所謂恥若君闇臣昏刑政繆亂是謂無道之邦於此而求仕食祿焉君子恥之否卦之大象曰不可榮以祿蓋謂是夫

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先儒訓誰如其仁者何此仁之功用是一事之仁不是全體大用之仁　對曰此章作兩說看一說謂如管仲其人亦可謂之仁一說謂召忽之死得為仁管仲雖不能死而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仲之仁亦如忽之仁也其字指召忽

問仁之為道莫是各行其志只要安於理義如何　對

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出處進退死生去就思不悖

於理而無愧於心殷之三仁一去一死一囚無非愛

君之道召忽見子糾之殺則策名委質不得不死管

仲自恃將來必能立功贖罪可以求生而不害於仁

終不及三仁公平正大通乎此則可論荀彧之仁矣

問荀彧之仁王通氏稱之司馬公稱之其仁如何　對

曰齊桓行若狗彘管仲不恥而相之蓋將大庇生民

也曹操陰賊險虐荀彧輔之凡操之暴逆皆不能救迨建安七年董昭議加操九錫而彧乃飲藥卒是終日與盜賊言談而不知盜之心事者愛之理固有心之德則無也曰忠可也未知焉得仁

問夫子語曾子一貫與此篇一以貫之旨意同歟　對曰一貫體用雖同第告曾子者以道言此告子貢者以學言曾子一貫是一理萬事子貢一貫是萬事一理道本一而散於萬學通乎萬而歸於一

問第十五篇中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意義如何　對
曰夫子必有為而言且如事變之極當思其變之所
從來不原其初而遽欲圖其變之定恐變未易定而
將來之慮殆有甚焉雖聖人無以善其後
問第十六篇三樂三友三戒三畏九思非一時之言
對曰記者類集而各為一章也但此篇稱孔子曰者
十節不稱子曰而稱孔子曰非弟子門人記錄之體
洪氏以此篇為齊論豈其然乎

問第十七篇性習近遠而智愚有不可移者何　對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如何不可移夫子之言特以言夫智之上者與愚之下者皆氣質之性

問匏瓜亦曰繫而不食者何　對曰匏瓜苦匏也中乾則可為器而不食事見匏有苦葉詩篇音之中有匏蓋笙類也聖人體道大權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而卒不為公山之往者知下愚之決不可移也匏拘一器君子則不器

問微子篇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栁下惠少連恐是十六篇作者七人如何　對曰李氏解謂起而隱去者七人不可知其為誰必欲安排七人以實其事則鑿矣

問第十八篇多記隱逸之事恐是記者類聚成篇　對曰聖人之於隱者皆欲誘而歸之於中道而於三仁之事猶有感焉記者類集以見聖賢之出處

問第十九篇多記子夏之言子貢次之而名篇子張者

何　對曰第一章有子張曰故就以名篇

問言多子貢子夏所記必二子門人　對曰二子門人所記必不稱子貢子夏矣采錄者因類聚以入此篇一以著子夏為學之篤實一以著子貢推尊聖道其功為多必曾子門人記之有曾子曰故也

問子夏之學篤實者何　對曰子夏之門人知洒埽應對進退尤見大學之道當自小學而入是時學校已廢而黨庠家塾尚有存者致遠恐泥之言博學篤志

之論學以致道之說皆實學也

問子貢推尊聖道者何　對曰衛公孫朝不知仲尼所學子貢以文武之道語之叔孫武叔謂其賢於仲尼子貢以宫牆譬之陳子禽且以為恭又多方而喻之及叔孫之毀仲尼而子貢喻之以日月而責其不知量其有功於聖門多矣又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三言一節高一節可謂善言聖人矣

問諸子問政多矣未有如荅子張之問何其詳歟　對

曰觀孔子荅顔淵為邦之問則知聖門講明之實學
發於事業即可見矣觀此篇荅子張從政之問則知
聖人之為政大體實用雖帝王之治不過如此所以
記者録於終篇以繼帝王之治
問知命知禮知言記之終篇者何　對曰知命則死生
窮達可以自信知禮則出處進退辭受語默可以自
立知言則是非臧否多寡游屈詖淫邪遁皆不能隱
可以窮萬物之理可以讀天下之書故記者以此終

篇

補里仁篇問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弗去也貧賤豈有以道得之者況又可去乎　對曰貧賤有自取之道如好賭博酒色之類以致貧賤此當改其所為求以去之如疾病水火盜賊之類以致貧賤此非所當得天之所附與當然故安貧賤而不去也

十一經問對卷一

十一經問對卷二

何異孫 撰

孝經

問孔子與曾子論孝之言何不附論語而自立一經者何 對曰論語是七十二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故中間稱仲尼居曾子侍

問曾子述孔子之言門人記之即自名曰經如何 對曰史記曾子傳曰孔子以曾參通孝道與之共作孝

經此言尤其刻畫班書藝文志亦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就本書中自有孝經兩字而為書名况聖人之言乎

問孔子當來如何獨與曾子説者何　對曰曾參篤於孝與諸子不同故聖人因其材而篤焉且如孝哉閔子騫只是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一節而已子路亦止是負米一事子夏子游孟武伯亦只是問箇一番來獨曾子能言而身踐之所問節次條理孔子

所荅婉而成章故門人得於曽子之傳授遂錄以為書也

問七十二子中如曽子一書七篇有本孝有大孝事父母等篇何言孝之詳邪　對曰初疑此書非曽子所著及觀董仲舒對策所引尊聞行知為曽子言始知為曽子之書孝經是孔曽問荅之言此書乃曽子自著之書孝經以孔子之言故稱經此書乃曽子之作故列諸子

問經書遭焚滅之後不審孝經出於何時　對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古文論語孝經漢文帝時論語孝經皆置博士則此書之出已在前矣

問博士者何　對曰如今之主學教授也博學者為之自設官之後有博士江公少府蒼諫大夫翼鳳各以孝經名家

問孝經序是誰作　對曰唐玄宗作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故注及序此所謂以孝治天下論文章抑

末矣

問十八章次序亦玄宗為之否乎　對曰天寶閒所定第逐章所引詩句多與經文不合恐是本經博士逐章附以詩句有孔曾荅問所引者有後儒附益者篇章之次則天寶也

問或曰孝經說喪禮多自禮記中來　對曰禮記喪禮多出於漢儒安知不自孝經而出故孝經之立名聖人不過說孝之大經而喪親一事聖人亦不過言喪

禮之大節至於儀文度數有待於後之闕以此見禮記中事為品節皆大經中節目也

孟子

問論語一書不號孔子孟子一書就號孟子者何　對曰論語是諸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楊子故謂之孟子

問書而稱子者何　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自鬻熊子著書後有七十二子皆以所學自成一家言故賢者

著書稱子

問論語以聖言而列諸經孟子以子書而亦列諸經者何　對曰孟子之書推尊孔氏而孔子之道傳之孟軻後之論道者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故其書亦列諸經

問孟子七篇是為今本趙氏序又曰外書四篇者何

對曰趙氏固已云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恐後人依倣而作之者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今雖不

存而四篇大義觀内篇足矣

問趙岐解注程朱多不取之者何　對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過集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玄賈公彦解尚書便駁雜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諒他勤苦

問夾柱中注孟子事願聞其詳　對曰案趙岐本傳岐

京兆長陵人年巳五十因恥疾宦官數爲賬議中常侍唐鉉爲京兆尹收岐家屬陷以重法岐變易姓名與其從子摍逃竄嘗憩息於濟岱之間有安丘孫嵩年二十歲見岐察其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與同載而歸藏之複壁中岐隱忍困阨者三年注成孟子數年後宦官唐衡鉉輩死因赦乃出

問梁惠王元稱魏國今稱梁者何　對曰魏本都大名被秦侵迫割地賂秦不得免焉遂遷徙大梁故稱梁於

孟子之書王其僭號

問稱惠王者何　對曰惠謚也孟子之書作於惠王死後故稱惠王不但作於惠王死後敢在梁襄王死後故稱惠稱襄

問首篇先自敘出處者何　對曰梁王以重幣招賢者故孟子至梁歲月可攷也君子之仕也欲行其道賢者非其招而不往若不待其招豈所謂孟子哉

問然此則孟子見梁惠王見字何音　對曰當音現下

見上曰見兩相見曰見王以幣禮聘賢而孟子受聘而至則有臣見君之禮非兩相見也

問梁惠王利國之問意謂賢者必有益於人之國而孟子非之者何　對曰戰國之君只理會富强之術安識所謂仁義道德遠方一賢者方得見君不先攻去其利欲之心何以發揮所學故先之以仁義不仁不義利於何有

問孟子仁義之言莫不自師友講究中來　對曰孟子

師子思時嘗問牧民之道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
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
以利之也見得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纔說利之
一字便起爭奪故子罕言利
問梁惠王立於沼上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宫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皆稱賢者何
對曰賢者有德之稱君自稱賢寧不倨傲以賢者
稱孟子則非君稱臣之禮今案孟子所對即非君稱

亦非稱已緣惠王嘗稱孟子曰叟宣王嘗稱夫子來

問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句讀如何　對曰

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問謂人之賢者

亦必有此樂孟子對以安居樂處人之所願有者若

不得安處之樂則誹議其上矣或曰有人當作人

有

問不得而非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何

對曰凡民不得安居而怨其上者此皆不知命有貴

賤之分而為人上者高居廣廈而不恤百姓又豈得為是乎

問齊宣王欲毀明堂不知戰國侯邦皆僣王而有明堂乎　對曰王號既僣則制度禮樂無所不僣矣

問司馬公李泰伯皆不取孟子勸諸侯行王者何　對曰周室陵夷王道墮廢孟子急於救世諸侯有能行王政何幸身親見之故對齊宣明堂之問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此一句是責其僣王之實

問責其僭王而有明堂何不聽其毀而又戒其勿毀者何　對曰孟子之意若謂既僭王而作明堂所宜遵王道而行王政夫勸之毀者正義也而戒之勿毀者豈望其因僭王而行王政哉不然竊虛名而無實政雖大開明堂吾未見其有朝齊者故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何勸為

問明堂之制如何　對曰鄭氏周禮圖環溪吳氏本制圖可攷且說孟子

問王政可得聞與王政者何　對曰孟子所舉文王治岐之事是已能行此即是王政文王但知行王者之政且未嘗稱王而有明堂今不行王政而保國之不暇又何有於八窻重屋之明堂哉

問教玉人雕琢玉者何　對曰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豈能更徇時君之所好而詭遇獲禽哉夫善琢玉者良工也有璞玉而命工以琢出璞而後見玉琢磨而得成器良工之名未易得也而玉之主者終日而監

之又多方而喻之吾未見其爲愛玉也

問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近世有以直爲上句養而無害爲下句若何　對曰陸氏曰其氣至大則從而養之以至大其氣至剛從而養之以至剛夫是謂之以直養而無害程子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是已無害者謂不可以外物害之若貧富貴賤一動其心則害於正氣矣至大至剛是句以直養而無害是句

問高見如何　對曰理不勝欲德不勝色則至剛者屈於柔貧而思富賤而欲貴則至大者局於小此不能順理而養之皆為心害

問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如此則氣雖剛大又須合道義而後無餒焉如何　對曰配合也惟至剛故配義惟至大故配道義有斷制屬剛道能包括為大無是餒者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也蓋道義出於性而氣主於心其剛處合義大處合道順此理而養

之但見充拓浩然而處事不至於疑懼所謂無是餒也

問旣配義與道又曰集義所生而不說道字者何　對曰集義所生即是配義與道集者事事皆合於義積力久自反常直可以觀所養氣矣却不是區處一事偶然當理就事上掩襲得來故曰非義襲而取之者此語正是闢告子外義之非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何點句　對曰

上下必有闕文先儒到此亦難定奪無非强解

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曰廛無夫里之布者何

對曰此章合兼前關譏而不征與周禮載師參省廛者願受一廛是也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則不復征其所賣買之貨又或治之以市官之法則不復賦其廛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戰國之世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而征其屋稅又令出此不種桑麻之布

孟子勸其君廛則不必征法則不必廛廛則不可又令出布

問當時之布比今時之布如何　對曰在周為布在漢為錢幣在宋為關會在今為鈔也案地官載師鄭氏注云布廣二寸長二尺亦出民間但憑官司印信其上以為貿易之幣氓詩抱布貿絲是也

問抱布貿絲安知抱布帛之布以易絲乎　對曰陳堯峰所解氓詩正如此堯峰被一抱字所惑所以解到

布帛上來布賤絲貴貿易不便不若用夫里之布其義可通

問周之布帛恐戰國時不復遵用周制　對曰如何見得戰國之君尚賦民夫里之布尚可遵周

問滕文公篇許子以粟易冠又以粟易鐵如周詩握粟出卜之類恐是時布已不行　對曰如今市間布賤鄉村無鈔者用穀粟豆麥之類

問終篇又有所謂布縷之征者何　對曰五畝之宅二

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種五穀宅之牆下種桑有園則執麻詩曰蓺麻如之何又曰丘中有麻則布縷固有征矣如絲絲絲貢於上禹貢有絲枲之貢七月之詩曰載玄載黄為公子裳則絲是獻於公上可知

問粟米力役之征如何　對曰粟米是十一之賦力役是用民不過三日之役布縷征於夏粟米征於秋力役征於冬然三日者不兼征也

問何以見得不兼征　對曰周禮地官均人凡均力政

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無力政此力役之不輕賦也如米粟布縷必有輕重故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問百畝之田內十畝為廬舍而五畝之宅集注以為二畝半是田二畝半是宅者何　對曰百畝之田是八口之家者上農夫次食八人是也五畝之宅是一夫所受之田田在野而宅在邑邑是井邑非今之縣邑也

問分田制祿之法請野則九一而助國中則什一使自賦者何　對曰八口之家受田百畝此則一夫所受之田也如有弟謂之餘夫又待其年十有六而成丁別受田二十五畝又俟其壯而有室乃受田百畝嘗攷之當時自有閒田以待餘夫若一夫及餘夫或死則田必歸公又有餘田而其父母妻子又必別有以養之也

問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如

此則是用助法矣如徹何　對曰此周用助法也助之法恐以為卿之世祿貢之法則歸之公上如大元官制承宋職田佃者但為官員耕作每歲照項畝俸祿納之州縣官所謂民田自係稅糧

問離婁上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必有子而後有是言也子為誰　對曰傳記偶未有所致也

問公孫丑上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出對豈其子邪

對曰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非子也

問孟子之父名何而其母則誰氏也　對曰俱未有攷史記本傳止載孟子幼孤而母教之以三遷之訓孟子先貧後富喪葬之禮母喪踰於父喪而趙岐序文又曰喪母而歸葬於魯父名母氏未聞

問孟子娶誰氏有幾子　對曰皆無所攷據如孔子則有世家又有孔子家語子思之母子白之母亦見於禮記獨孟子作七篇書子為父諱故不載父名而母之氏亦不著况妻乎且未必有子故曰古者易子而

教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

問梓匠輪輿何義　對曰梓人匠人輪人輿人考工記梓匠木工輪輿車工

問毀瓦畫墁何義　對曰既已墍瓦而復毀之既已朽墁而復畫之則不惟前工俱廢而已墍泥塗也朽墁粉飾也瓦而復毀墁而復畫則主者必不食之矣

問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其義若何　對曰古注今解

皆詳於小役大弱役强而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意義未盡古注加一於字解已失本旨今注著一位字説惜乎語焉不詳

問古注失本旨今注語焉不詳者何　對曰天下有道朝廷清明君臣分定為人上者德雖小而可以役使大德所謂賢於人者亦小而可以役大賢易離卦六五所謂離王公陸氏翼孟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是也

問小役大弱役强如何　對曰天下無道則不復論德

論賢一切以氣力相尚小能役大弱能役强易否卦

所謂否之匪人陸氏翼孟謂晉文召王於河陽吳楚

主盟於中夏是也

問斯二者天也如何　對曰此當以理勢論集註謂是

陸氏以天者為天數則非後之天下賤役貴暴役仁

少役長亦勢而已矣

問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孟子斯言謂何　對曰此

章雖兩句而有四說一說謂輕易而言不擇而出有度量者一付之不足責一說謂易其言者以不曾遭人之責故爾一說謂不責輕易之言者所以來天下之言也一說謂人輕易而不自重者以無言責故也前兩說勝蓋耳矣二字意義深長

問離婁下天之高星辰之遠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告子篇麰麥播種至於日至之時皆熟兩言日至者何　對曰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麰麥之

日至謂夏至之日也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謂之歴元苟求其故雖遠在千歳尚可推而求之至於䴵麥之種不論人工地力纔到夏至節氣不問蚤遲皆熟矣

問西北之麥秋種夏熟今之夏至是五月中氣恐麥熟久矣奈何　對曰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今五六月也歳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今九月十月也周以建子為正則䴵麥之夏至即今之三月四

月也又何疑焉

問立夏交節當言夏今至矣立冬交節當言冬今至矣何緣五月中氣而曰夏至十一月中氣而曰冬至者何　對曰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

問離婁下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文公上恒產恒心皆訓常讀亦常今之小學盡從胡登反本

音如何　對曰此恒字係宋真宗廟諱今已革命合
依周易恒卦照十七登韻本音為正且如正月之正
去秦遠矣不合襲秦人諱政音征昭穆之昭去晉遠
矣不合同晉人諱昭音韶易乾卦進退無恒上下無
常今老於儒學者尚有常常之讀何責小學
問萬章下孔子亦獵較者何　對曰趙氏以為田獵相
較奪禽獸以供祭祀孔子亦同於俗集注因之陸氏
翼孟云較字本作較於岳切詩所謂猗重較兮較說音

較久矣孟子借用音角則角逐之義左傳晉人角之此義為長若比較得禽多少則孔子之範我馳驅必不及魯人之所獲矣較角同音不以文害辭可也亦孟子說詩之法

問告子下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

對曰集注因趙氏注曰亮信也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案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也孔子以

言必信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惟義所在為大人蓋亮之為信不奪於權也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於信也惡於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陸氏翼孟說此一章有理

問篇末序堯舜湯文孔子與論語序堯舜禹湯武旨意合同者何　對曰道統之傳不絕如絲綫論孟之意聖賢同心

附孟子之娶　列女傳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於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姑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妻君子謂孟母知禮

大學

問大學之書古來已自成一書否　對曰此書是禮記中一篇與中庸一篇河南二程子表章出來作兩書

讀

問大學何以名篇　對曰此大人之學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窮而在下講明此學者也達而在上推行此學者也故以大學名篇

問既是大人之學而十五歲入大學者何　對曰三代盛時自王宮及於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小子之學灑埽應對進退是也及其十有五年

則自天子之元子庶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離經辨志修己治人之方今大學一書即教之綱領條目也

問小學之教必自八歲而入者何　對曰古昔盛時人之子自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八歲教之以出入飲食侍長敬讓九年教之以數目十年始出就外傅學書記肄簡諒審此則幼時先已習於家矣八歲入小學者想是姓名既附籍小學須延師或就附學以教

之即非八歲以前皆未發蒙直有待於入小學而方學也

問自小學入大學他日只就此求其成材否乎　對曰入小學者方教之以小學之規入大學者始教之以大學之道所謂成材則秀選俊造蓋有漸也

問然則人材又不能自大學出乎　對曰古初人才運無速化求無速得初焉處比閭族黨家有塾黨有庠族有師月吉屬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書於有學三年

大比鄉舉里選興其賢者能者升於司徒秀選俊造
論定而後用所謂大學者收小學之成功任賢使能
方見其修己治人之學
問小學大學不知後來何以廢　對曰周衰學校皆廢
大學旣廢小學亦不復存戰國之士皆散為諸侯客
至漢開設學校亦無理會德行道藝所謂明經所謂
孝廉及其入選不為文學掌職則為郡縣小吏兩漢
以來何曾就學校中得人材唐取士之科又不過以

進士求人材矣

問大學第一章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述　對曰聖人言近旨遠綱舉目張首三句是一書之綱領其下八者之條目自本而達末沿流而泝源意脈通貫整齊不亂非聖人不能及故文公朱子斷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也

問其下十章又何以知為曾子之言而門人所述　對曰以傳之六章有曾子曰知之也曾子述孔子之言

門人述曾子之言曾子所述以其稱子曰知之門人所述以其稱曾子曰知之如論語首篇有曾子曰先儒以為曾子門人所記

問大學之道如何　對曰大人之學所學之道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學之所以為大所謂道者盡在此八者條目中

問此章不先言此八者條目而首之明德新民者何

對曰修身以上皆明德之事也平天下以上皆新民

之事也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此二句乃大學之綱領

問三句皆以在字提頭者何　對曰在明明德者道在於修已在新民者道在於治人在止於至善者明德新民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求至於善而止也

問明德之上又加一明字者何　對曰上明字明之也下明字本然之明也蓋人之一心本來虛靈不昧但為氣質所昏物欲所蔽故本然之明有時昏昧不可

不明之以復其初也

問親民作新民者何　對曰程子之言也以傳之二章

日新作新而親字為誤

問民安有新舊曰新者何　對曰習俗之汙染也大學

之道在乎修已治人明德修已也新民治人也盡已

之性又盡人之性與中庸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言異

而理同

問二者皆在止於至善者何　對曰修已治人二者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兄友弟恭朋友以信之類道至於此而無以復加盡善而止也

問定靜安慮四字之義如何　對曰一事之物莫不有理理得於心則定心定則靜靜則身安身安則應事接物言中倫行中慮矣

問本末終始先後者何　對曰自格物至於平天下八者條目自本而末由始而終有先與後也自天下平而上泝於物格八者條目循末而端本即終而原始

觀所後而知所先也

問八者條目而總結以修身為本者何　對曰正心以上皆所謂修己之道齊家以下皆所謂治人之道本立於此效隨於彼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問經之結文止曰本末而不及終始先後者何　對曰先言本末總八者而言此只言本末但舉身與家而包括七者在中

問菉竹之義淇澳詩作綠而此為菉者何　對曰非竹

也草而名曰綠竹猶花而名曰石竹也

問衛之淇園多竹故先儒曰竹而以草名之者何　對曰讀采綠之詩詳其句觧而知為草而非竹也

問人皆曰竹而獨名之以草者何　對曰采綠之注毛氏傳曰綠木賊爾雅曰菉蓐草陸璣草木疏云此草生於淇澳之旁土人號為菉竹莖葉似竹青綠色其性澀礪可以洗鯇笏利於刃錯綠竹名義如此

問然此則興下文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亦

遠乎　對曰以緑竹為竹則遠以緑竹為草此詩人之本旨也何遠之有
問以竹言則莫切於衛曰遠者何　對曰此其所以為遠也且詩之首句方說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至第三句便風吹别調歌詠武公之文章以治玉石工夫比之則亦無所用於竹矣詩人比興必不如此國風諸詩以草木寄興者不少意脉必相連也
問既不以緑竹為竹則此草之施於切磋琢磨如何

對曰草木疏固云此草生於淇澳土人號爲菉竹以莖葉似竹其性澀礪可以洗甋笏利於刀錯蓋有不刀鋸而切不鑢鐋而磋不錐鑿而琢不沙石而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如

問有斐君子一句意義如何　對曰衛武公君子也其文章斐然者道問學之功也如菉竹之刃錯有骨角之切磋玉石之琢磨成器而文采呈露也

問瑟僩赫咺者何　對曰瑟僩者嚴密剛澤之貌赫咺

者宣昭光大之名

問如切如磋曰道學如琢如磨曰自修者何　對曰道學者言其講習討論之功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有精有粗也

問淇澳言綠大學言菉字義如何　對曰淇澳之綠則本夫土人稱號之名故字從綠大學之菉又以見菉本草名知此草之本非竹也

問人莫知其子之惡者何　對曰此愛心蔽之也愛之

之深則不喜聞其過人縱言之其父母亦不信是以其子恃愛而驕驕而縱縱而為惡其父母必不知也溺於愛而不知所謂之其所親愛而辟焉甚於譽兒之癖也

問莫知其苗之碩者何　對曰此貪心害之也十困不足而望百百困不足而望千千而又望百億及秭愈有而愈貪愈貪而愈不足

問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何　對曰女之未嫁也功容

言德而已所謂鞠育顧復之道保抱携持之事安用語之哉嫁之後有子則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固不待學而能雖不中不遠矣

問絜矩之道如何　對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者今木匠曲尺是也匠之造屋室器用也上下四方必使之均齊平正所貴乎治天下國家者與民同其好惡使萬物各得其所相安於願分之中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使上下左右前後均齊平正也

中庸

問中庸何以知為子思作　對曰如孔叢子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謂子之辭子思無他書可見是必中庸況漢司馬遷鄭氏去古未遠必有所據而云

問中庸作於何年　對曰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顯立始尊事子思用公儀子為政泄柳申詳為臣子思於是年作中庸

問子思何以作中庸　對曰中者天地陰陽之理

問中庸何以為子思作　對曰中者天地陰陽之理人得之以為心者故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帝王傳授以為心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傳幾泯焉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問庸字於經書中有專言者否　對曰尚書中庸字多訓用或訓功惟乾卦庸言庸行孔子繫易之辭也卻訓為常

問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訓無乃太煩邪　對曰此理具在人心誠諸中而未發此是在中之義故理之不偏不倚及施諸行事一合於中故理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是體無過不及是用

問中之義如此而庸字之訓止曰平常者何　對曰惟其平常故曰不易惟其不可改易方知是平常大凡驚世駭俗之事必不耐久終須更改如著衣喫飯只是平常今欲變領袖襟袷之制易三餐二膳之法豈

可常哉

問君子之道不出中庸而小人之道亦有中庸者何

對曰君子所以中庸者能隨時而取中若小人作事便與中庸相反所以謂之無忌憚小人如何有中庸

問篇名中庸而書中又說中和者何　對曰中庸道理也中和性情也道合乎中便是庸常之理心具此中不能無性情之天

問以中和言性情者何　對曰此理藴蓄於心未感物

而動故謂之性然心兮本虛不能不應事接物及感物而動故謂之情未發時不偏不倚而知其中發而中節不悖於理不失其正則謂之和性是體情是用心統性情

問性情中止是喜怒哀樂四者如何　對曰情有七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也今止說四者取其句語之順而愛惡自然包括在中

問喜怒哀樂雖屬性情論性不論氣者何　對曰發而

中節則心平氣和發不中節則是氣也反動其心氣是體之充心統性情人能養得性情之正故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是謂情之正氣亦正焉喜非所喜怒非所怒哀非所哀樂非所樂是謂情失其正而氣為之不正焉

問大本達道者何　對曰天下之理皆從一中根源發出故曰大本君子遵道而行亦只是人所共由之路故曰達道

問旣曰達道又曰達德者何　對曰中庸是率性之道知仁勇三德是入道之門

問達德有三而達道有五者何　對曰此達道即五者天下之達道其大節目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五者雖人所共由然必知者能知之仁者能守之勇者能決斷之故曰所以行之者三然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力恐德非吾德故曰所以行之者一

問行道有得於身之謂德今又自達德而入如何　對

日所謂行道豈是望望然行得去必有知者之見識常加體察仁者之持守常恐違失勇者之力量加之堅凝而後至於道道得於身則仁義禮智四端萬善之德方為我有始由德而入道終由道而成德

問君子之道中庸而已又曰費隱者何　對曰以人心而言無一心而非道以事物而言無一事一物而非道故謂之費費者廣博周徧也然道本虛位無形迹之可見無方體之可求故謂之隱及求而得之本此

一中又只平常

問好學力行知恥三者皆言近者何　對曰人心多好而能好學則近乎有知識者德念易逸而能力行則近乎體仁道者至如恥辱之事知決擇而不爲則近乎有勇而能斷又是求知仁勇之門路

問舜之知大矣仁止於顔子勇止於子路者何　對曰舜是執兩端而用其中顔回是擇乎中庸而有得於善而弗失者子路雖非血氣之勇而義理之勇亦未

合於中者故以舜言知非知之難而行之尤難以回言仁非行之難而守之尤難以子路言勇見義理之勇又合於中也

問其次致曲致曲者何　對曰其次者謂聖人賢人以下之性質也致曲者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曲謂性質之一偏推而致之求以全夫天地之性則是聖人之於天道矣故至誠盡性

問至誠者能盡其性又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者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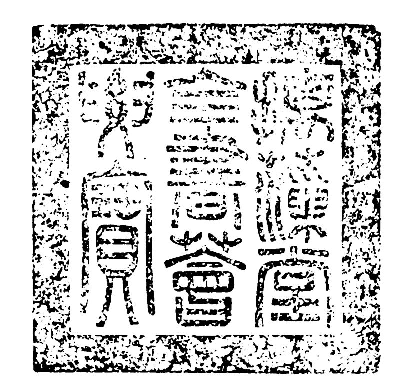
對曰聖人人倫之至又敬敷五教以禮樂導民於中和使各全其所賦受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其田也不盡物以取不竭澤而漁如斧斤以時入山林皆是盡物之性故飛潛動植莫不得以安其天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聖人之功化中庸之極功也

問地一撮土山一卷石而天斯昭昭者何　對曰人處屋宅之下窓櫺中看見些小天及出堂廳就天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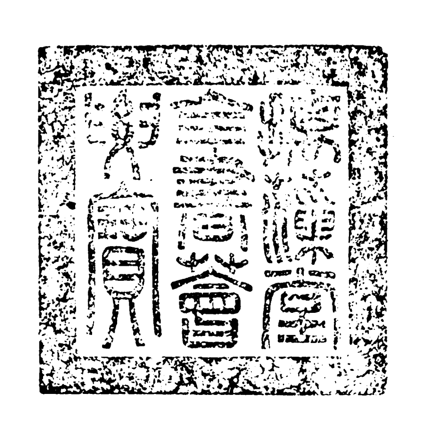
已看見些子天若行出曠野外看但見天垂四遠無窮無極此是說中庸之道雖愚夫愚婦可與知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天地之大猶有憾也故

第十二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十一經問對卷二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